

疫情下的各国畅销书

观点

想要机器取代翻译 先让文学死去

王子

最近,一些网友发现了机翻失误带来的“乐趣”。在国内知名的弹幕视频网站bilibili上,很多up主上传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机器翻译视频。

网友们把一些影视剧或其他著名场面中的台词用谷歌翻译重新加工。如果只是翻译一遍的话,可能效果还不理想——它们错得还不够精彩。于是,网友们把谷歌翻译的结果再翻译成第三种语言,然后再翻译成第四种语言,最后再用谷歌翻译回中文……最终,在翻译了20遍之后,原本一点点的翻译瑕疵,在不同语言的译介中错上加错,变成了“丧心病狂”的不知所云。

比如,《出师表》中“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被机器翻译成——“他被指控打败军队后被判处20年监禁”;再比如电影《夏洛特烦恼》中著名的“马冬梅”场景,“马冬梅”被翻译成“马全都没”;而《冰雪奇缘》超级励志的主题曲里的“LET IT GO”被翻译成“放弃吧”;还有蒲松龄的《狼》中“少时,一狼径去,其一犬坐于前”被直接译为“小时候,狼走了,而狗坐在前面”……

虽然,这不排除有网友恶搞,但它的确也体现了翻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语言是进入其他文化的隧道——但由于其陌生性,很多时候语言也成为隧道里的黑夜,阻碍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们需要翻译,不仅是那种商务性与实用性的,还有潜藏在文化作品进行翻译的译者。随着科技的发达,现在我们可以立即借助软件帮我们解决语言障碍,但机器翻译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永远是让人质疑的。起码就今天的技术水平来看,机翻是不靠谱的。

因为,除了单词和语法,我们如何理解某句话在字面意义背后的情景?机器翻译有可能达到理解文化背景的程度吗?如何为一个词在另一种语言中寻找最恰当的对译表达——如果没有的话,译者是否可以发挥创造,以打破原句为代价去传达语意?著名翻译家、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博士大卫·贝洛斯,就在《你耳朵里有鱼吗?》一书中和读者探讨了关于翻译语境、机器翻译的起源以及文学翻译等问题。

他认为目前,几乎所有新闻传播涉及的方面都已由电子设备完成,但核心工作本身确是不能同样用自动翻译机完成的。因为第一,语言是极度灵活的,每种语言的系统规则,都经常被某种特例推翻。冷冰冰的机器,即使获知了某种语言的全部语法规则,也会时常碰壁。其次,即使是人类,假设是完全掌握了其语言语法规则的人类,也需要关于世界的大量知识填补某一表达的含义。而且,尚没有人知道如何让机器明白句子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比如“The pen is in the box”(“笔在盒子里”)以及“The box is in the pen”(“盒子在笔中”)。理解这两个句子需要对真实世界中物体的大小有所理解,这两个句子中表示的分别是“钢笔大小的盒子”以及“羊圈”,但这些内容无法靠字典中的单词含义和句法规则解释。

而文学翻译的真相是,翻译作品与其原文本无法比较,文学作品之间也无法比较,个人对小说、诗作、戏剧的阅读感受只能通过与其他读者的讨论才能得以“衡量”。译者所做的是为作品的构成单元寻找匹配内容,而非对等内容,期望匹配内容的总和可以产生新的作品,且新作品整体可以作为原作品的替代物。

至于什么是令人满意的匹配,完全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匹配内容永远无法与被匹配的内容相同。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图书市场和出版业受到重创,国内很多实体店直播自救,国外各种书展和读书活动被推迟或取消,另一方面,也催生了线上书籍、电子听书等新生事物。但无论如何,身处艰难时刻的人类,似乎更愿意追逐精神上的充实和慰藉。阅读依然是疫情下很多人的选择。新冠之下,世界各地都有畅销书。本期悦读和大家一起关注。

读后

那些亲人们 平日不曾说的话

——读《你信大爱我信你》

黎福清

春暖花开,英雄归来,幸得有你,山河无恙。近日,我读到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潇湘抗疫家书《你信大爱我信你》。这本书从2月中旬开始编辑,完成精选稿件、编辑加工、排版设计、印刷装订等流程,到3月中旬就出现在书店的柜台上了,真是神速。

家书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形式,在这场抗疫的特殊战斗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成了一股颇具文化意蕴的暖流。出版社从征集到的3000多封家书中,选取81篇,汇成此册。写信的有医务人员、公安干警、新闻记者、基层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家书里,我读到了年老的医务工作者写给家人的信:“儿子,妈妈要去守护阵地了;读到了女儿安慰父母的信:“女儿一定平安归来,再补团圆饭;读到了新婚夫妇的信:“外面细雨绵绵,一如我对你的牵挂。一位八十岁的老人鼓励儿媳勇赴前线:“你是我们家的英雄!一位年轻的医务人员说:“时代需要我们‘90后’的热血青年!”

一位年近退休的医生,主动请缨,背着儿子到了抗疫前线。儿子埋怨:“你快要退休了,还要上一线隔离病房,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她给儿子回信:“儿子,人生不应该只求安逸,有奉献才能体现人生价值。妈妈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注定聚少离多!”

元宵佳节,一位抗疫医生妈妈拍了一个隔空拥抱的视频发给不到周岁的孩子。这位妈妈在信上说:“正月初一大早,匆忙开车把你送到奶奶家,你非要我抱着,谁都不要,怎么哄都不要,妈妈怕耽误出发时间,一狠心,把你放到奶奶手里,你哇哇大哭,那一刻,妈妈的心碎了……”

一对医生夫妇,写信互相鼓励。妻:“至爱吾夫,今犹耿耿。情人节将至,分隔两城,思念之情与日俱增。然你我同为医者,同着白衣,悬壶济世,乃吾天职,自当无暇顾及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一位护士妈妈写信告诉儿子,“什么叫做奉献?奉献就是把自已最宝贝的东西给别人,但不要求回报……”

在这场艰难的抗战战争中,那些美丽又平凡的逆行者,向我们演绎了什么叫英雄,但其实他们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灾难面前也会害怕。一纸战地书,浓浓家国情。我读着一封封家书,念着那些平日亲人们不曾说的话,不禁泪流满面。翻开这本书,不仅翻开了这场伟大的抗战战争的册页,更翻开人们细腻、丰厚而温暖的内心。



1 中国:流行病学相关科普类图书热度高

畅销书榜单分为非虚构、虚构以及少儿3个榜单。综合分析近期虚构类榜单,《霍乱时期的爱情》(2015精装版)排名第11名,成为返榜图书中名次上升最多的图书。另外,《鼠疫》来势汹汹。据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消息,《鼠疫》加印了5万册,将于近期正式上市。他的另一本作品《局外人》也位列榜单。此外,毕淑敏的长篇《花冠病毒》也一度成为热搜,在旧书市场价格一路升高。疫情中受到关注的武汉作家方方,她的书也成为热点。书友“小阿凡”晒出了孔夫子旧书网上作家2012年出版的《武汉人》的交易信息,“二手价已经一百多了”,网上,这本书的库存也很少了,已被书友预定。而一些原本关注度不高的流行病学科普类图书也进入大众的视野。在非虚构类图书中,《病毒星球》《瘟疫与人》等书销量有明显上升。甚至是一些较为专业、之前关注度很低的科普类图书,销量都有较大增长。而进入3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护手册》销售量猛增,其中不乏单位集中采购。另外,美国球星科比的猝然去世引发举世关注。和其他国家的图书市场一样,2018年10月上市的老书《曼巴精神:科比自传》再次热销。



《病毒星球》



《武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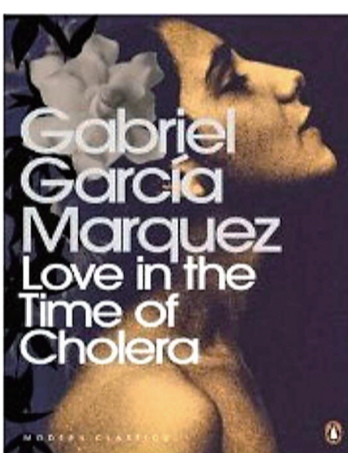
《二十几岁隐居》

3 日本:“轻蛰居”类畅销书更畅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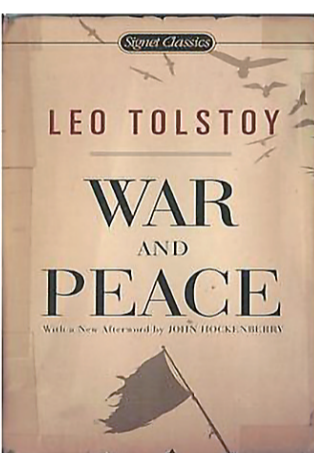
近年来,日本流行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极简型“蛰居生活”,即拒绝频繁加班和高强度工作,拒绝奢侈和欲望,拒绝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社交、应酬等。2015年出版的《二十几岁隐居》一书就讲述了这种理念,受到众多想辞职的人的追捧,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相比获得高薪和进入大企业,不少日本年轻人更渴望能拥有自己的喜好,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这种新型的极简主义“蛰居生活”渐渐在日本流行开来。该书作者大原扁理高中毕业后在家做了两年无业游民,后来短暂工作,25岁时辞掉工作,开始了在东京郊外每周工作两天、休息五天的隐居生活。

现在日本年轻人被称为“无欲无求”的一代,有媒体称日本进入了“低欲望社会”,丧失成功欲和购物欲,对房、车、奢侈品等不屑一顾,不愿结婚也不愿努力工作,“宅”文化盛行,“蛰居”问题严重。新冠疫情之下,更多日本读者选择这些书籍阅读。原本他们中的很多年轻人就沉浸在虚幻的二次元世界中,宁可虚拟人物做朋友也不愿去聚会社交。推特上关于“渴望蛰居”的评论很多:“懒得应酬,想要过隐居生活”“不想工作,不想社交和升职,够基本花销就可以了”。

2 英国:长篇小说销量猛涨



《霍乱时期的爱情》



《战争与和平》

疫情期间,英国各地的图书销量也随之出现了飞跃式增长。据报道,近期,英国大部头小说和经典名著的销量显著增长。

英国最大的连锁书店水石书店员工曾抱怨自己暴露在感染冠状病毒的危险之中,随后书店终于上周关闭门店,但与此同时,书店的线上销量较上上周同比增长了400%,特别是经典名著的销量适时得到了“显著提升”,包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托妮·莫里森的《宠儿》,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和西尔维娅·普拉斯的《钟形罩》。

水石书店的销售报告还指出,现代长篇小说的销量也出现了增长,希拉里·曼特尔的《镜与

光》成为销量冠军,此外还有唐娜·塔特的《金雀翅》和《校园精英》,戴维·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柳原汉雅《渺小一生》等。反乌托邦小说也卖得很好,尤其是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英国官方图书销售监测机构图书调查同时发布报告称,《战争与和平》《指环王》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该国范围内的销量都有所增长。

但和中国人热衷流行病学非虚构类图书不同,英国读者似乎更倾向在虚构世界中寻求安慰,成人非虚构类图书的销量反而下降了13%。

对此不少英国人表示,他们确实在为长期隔离做准备。

感悟

清明读“树”

赵染斤

(树的体内流淌着大地的血液,印刻着祖先的期待,背负着手的温度,传递着心的愿景……)

闲翻咏“清明”的古诗词,发现已入暮春的清明,在古人眼里,除了“雨纷纷”“纸灰飞”“欲断魂”,还有“草木柔”“杨柳嘶”“桃李笑”。概况起来就是扫墓、祭祖、踏青、赏花、读书。故而,近年清明,我也尝试读“树”。

每年清明扫墓,看到爷爷奶奶坟上的两棵松树,也如同看到了祖先。爷爷奶奶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墙上发黄的黑白照片里两位老人,简单而神秘,在我未出生前已去世,颇似两棵树。

爷爷奶奶是有福的,坟上可植青松,这在古代是不敢想象的。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

卷四十三“崩薨”条引春秋《含文嘉》说:“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栗;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也就是说,皇帝的坟,可栽松柏。平头百姓只能是一抔黄土,栽几棵柳树罢了。

柳树是春回大地的急先锋。微风轻抚小姑娘辫子似的柳梢儿时,浅浅的黄紫色柳枝上便渗透出一层隐隐约约、似有似无的绿,那点嫩绿把人们的眼神引向山麓、河畔的柳林时,你会惊喜地发现,穿上鹅黄衣服的柳林不知何时泛起一层彩色的薄雾,如同画笔在柳枝梢头描了一笔,“带露含烟处,垂黄摇曳绿嫩参差。”接着便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继而你便发现,春天就这样来了。

柳树也跟其他树一样,每棵树都有自己的

地盘。只不过,柳更愿意扎根田边地头、溪旁河堤、茅舍前后,它们总尽最大努力撑开枝叶,由一根树干支着,形如巨伞。伞下摇曳的是,三两茅舍、炊烟袅袅、酒旗幌子。可见,这些伞不是雨伞、太阳伞,而是保护伞。它们保护的,是一个个总被忽略却不该被忽略的过往。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如此优雅的环境下生活,庶人平民,想想也蛮幸福。

柳还是防疫辟病的“良药”。北魏农学家贾思勰《齐民要术》曰:“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唐书·李适传》说得更科学:“细柳圈辟病”。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条谓:“清明节……用面造枣糕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饰顶上,四垂遮映……缓入都门,斜阳御柳。”唐宋时期的清明节,人们不仅把柳插与房檐、轿乘、

孩子的衣襟,还把柳枝戴在妇人头上或做成圈戴在头上。清明插柳戴柳,也可能是古人在季节转换过程中,用最有意愿基础的柳对大自然的积极回应。

其实,每种树、每棵树都值得我们去敬仰、去阅读。它们体内流淌着大地的血液,印刻着祖先的期待,背负着手的温度,传递着心的愿景。它们赤裸裸来到世间,由小苗而茁壮,避风挡雨,开花结果,或作呵护之伞或供可食之物;它们聚在一起,便携手成林。一片树林,就支撑起一个生态系统,毫不吝惜地回馈我们以阴凉、氧气和食物,甚至蓝天、白云。有人说,“树”与“书”谐音相同,含义差不离,每一种乃至每一棵树都彰显不同的风格和意义,即便读同样一棵树,不同时期、不同经历也会读出不同的意义。

